



契訶夫論文學

汝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契訶夫論文学

汝 龙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ЧЕХОВ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095 字數 880,000 開本 850×1100 $\frac{1}{32}$ 印張 15 $\frac{7}{8}$ 總頁 8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册

定價(5) 1.60 元

安·巴·契訶夫的文学見解

薩哈羅娃

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在世界文學中居于傑出的地位。

契訶夫作品的人民性和民主主義、對壓迫和專橫的痛恨、這位作家善于深刻而真實的反映他那時代的本質矛盾的卓越才能、對於光明未來的信心、對於就要到來掃除一切老朽過時的東西的風暴的預感等，不但對蘇聯人是珍貴親切的，就是對於我們這時代的每一個進步人士也是一樣。

契訶夫創作（一八八〇至一九〇四年）所反映的四分之一世紀，在我們祖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契訶夫在八十年代開端從事文學工作以後，亲身体驗到反動勢力的壓迫，遇到肆無忌憚的警察恐怖統治，看到一部分參與過革命活動的知識分子的變節以及他們對六十年代這個“神聖時代”的理想背棄。

可是促成新的社會高潮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熟。工人階級走上了鬥爭舞台；從九十年代中葉起開始了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第三階段。社會高潮的年代也正是契訶夫創作的絢爛時期。這位作家是在俄羅斯第一次革命前夜離開人世的。他的後期作品標誌着樂觀的、肯定生活的精神，標誌着作者對祖國政治生活的不斷增長的興趣，標誌着極力了解正在進行的變動並且把它忠實的反映在作品里的熱切願望。

契訶夫不熟悉馬克思主義，不明白工人階級在即將來臨的歷史性改革中註定要起的革命作用。可是這位作家盼望新人出

現，盼望新俄羅斯崛起；他借雅爾蔡夫（《三年》）的口道出了他的渴望：“要活到親身參加新生活時候。”

契訶夫是在最崇高、最高尚意義上的作家。“……我們都是人民，凡是我們所做的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契訶夫寫道。他把文學看做人民的事業，把普希金、萊爾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列·托爾斯泰看做文學的最優秀代表。

劇本《海鷗》里佔中心地位的是藝術的使命、藝術與現實的關係、藝術家的作用、才能的實質等問題，契訶夫通過特利哥林的口說：“我不單單是風景畫家，我還是公民。我愛我的祖國、人民；我覺得如果我是作家，我就有責任寫人民，寫人民的痛苦，寫人民的前途，寫科學，寫人的權利。……”照契訶夫的想法，只有在作家熟悉人民，跟人民的需要和渴望血肉相連的時候，藝術才可能是“人民的事業”。“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不是在小德米特羅甫卡跟一個貓，鼯鼠生活在一塊兒。我需要哪怕一點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這位作家說。契訶夫把作家稱號看得光榮，責任重大，把文學看做自己的重大的事業和社會責任。

資產階級批評家有一種傳統，他們把契訶夫描寫成一個沒有思想原則的作家，認為他沒有為藝術規定明確的任務，只是听任自己的才能隨意發展罷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駁斥了這種神話。在《俄羅斯思想》雜誌責難契訶夫沒有原則的時候，契訶夫帶着熱情的戰士的激昂和氣概憤怒的提出抗議：“……就目前這情形來說，問題也許不在於批評，而純粹在於誹謗了。……我從來也不是一个毫無原則的作家，或者一个無賴——這兩種人是一樣的。”他又自豪的補充說，在他寫作工作的全部時期中，他

“沒有寫出一行文字會使得我現在為它抱愧。”

安·巴·契訶夫在創作道路上始終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在對農奴制度殘余的批判方面，對資本主義暴力世界的不可調和的仇恨方面，對文明和自由的熱烈衛護方面，對人民利益的捍衛方面，這位偉大的作家在新的歷史階段上繼續而且發展了俄羅斯進步文學的優良傳統。契訶夫素來熱烈而一貫的保衛現實主義方法、文學的人民性、為文學的思想性而進行的鬥爭，這在他關於文學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中也表現出來了。

“文學所以叫做藝術，就是因為它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它的任務是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契訶夫在一八八七年寫道。他要求藝術作品廣泛深刻的反映現實，反映它最尖銳的矛盾，正確的提出最本質最迫切的問題。

契訶夫繼續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傳統，認為注意普通人的生活，注意“小人物”的生活是藝術家的基本任務之一。亞·伊·庫普林在回憶錄里寫道，契訶夫要求作家使用平凡的生活題材，描寫要朴素，不要用效果取勝。“為甚么要寫這種東西？”他不懂的說，“例如一個人坐上潛水艇，到北極去探求靜心養性之道，同時他的愛人發出悲慘的哭聲，從鐘樓上跳下來？這一切都不真實，現實生活里沒有這種事。應當寫得朴素，寫彼得·謝敏諾維奇怎樣跟瑪麗雅·伊凡諾芙娜結了婚。這就行了。”契訶夫給自己的第一個上演的正劇起名《伊凡諾夫》，借此表明佔據注意力中心地位的是——一個在當時現實生活中為數眾多的平凡的人。

在批判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代表的作品里，對生活四周黑暗面的揭露的主題佔着中心地位。在契訶夫的作品里，它也佔主要地位。這位作家描寫反對小市民生活的必要（《姚尼奇》），描寫僅僅追求個人幸福的理想的狹隘性（《文學教師》），激烈的

反对私有观念(《醋栗》),揭發金錢害人的可怕力量(《三年》、《出診》),引导自己所心愛的人物想到把生活“翻一个身”的必要,拋棄財產和脫離小市民的庸俗世界的必要(《新娘》)。契訶夫的作品是跟資產階級、小市民、俗人等敌对的“不宁靜的書”。

契訶夫用一种与果戈理和列·托尔斯泰有所不同的笔法揭露暴虐的專制警察政体的實質,揭开了一切假面具,斥責了反动統治的忠实奴僕(《普里希別叶夫中士》、《第六病室》、《裝在套子里的人》,以及其他作品)。

契訶夫所以重視前輩的和当代的大作家的作品,正是因为他們用现实主义方法深刻反映了生活,批判一切守旧和落后的东西。一八八九年米·叶·薩尔蒂科夫-謝德林去世的时候,契訶夫發表了意义重大的感想:“我惋惜薩尔蒂科夫的去世。他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在俄罗斯那些淺薄的、精神上習慣了欺詐的平庸知識分子当中存在着一种猪的習气,如今这种習气因为他去世而丧失了一个最頑强、最不肯退讓的敌人,”后来他又提到謝德林的公开的蔑視,这是在那位卓越的諷刺作家作品中最为他重視的一个特征。暴露市僧知識分子这个主題正是契訶夫作品中的主要主題之一;他寻求用自己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一切妨碍新事物發展的守旧的、市僧式的狹隘的思想作風。

照契訶夫的想法,热情的艺术家必須帶着明确的目的和任务来真实的描写现实。契訶夫說,無条件的、直率的真实能够影响生活,喚醒人們,改变人們;不过为了做到这一点,作家在描写现实的可怕的一面的时候得想着將來。契訶夫把他同时代的文学,“八十年代的文学”,跟“神聖的时代”^①相比,跟前一个历史

① 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阶段的文学相比,写道:“请您回想一下,凡是使我们陶醉的、被我们叫做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的称为优秀的作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甚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去;您呢,不是凭头脑,而是凭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一个甚么目标,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阴魂也自有他的目标,不是无故光临,来惊扰人的想像力一样。……其中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汗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甚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

在同时代的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当中,契诃夫把列·托尔斯泰放在第一位。“他的文学活动成为人们对文学所寄托的信赖和厚望的保证,”契诃夫写道;他还讲到托尔斯泰的道德威望的高尚影响,讲到托尔斯泰能够使文学免于受到低劣趣味、庸俗、堕落等的侵蚀。然而同时契诃夫能够凭着不平凡的眼力把托尔斯泰(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和托尔斯泰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说《复活》是傑出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在这个长篇小说里也看出这个大作家为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所限制而形成的一些弱点,“最没趣味的是写到聶赫留朵夫跟卡邱霞的关系的那些地方,最有趣味的是那些公爵、将军、姨媽、农民、犯人、獄中看守。”契诃夫不满意这个长篇小说的结尾,他明白托尔斯泰用那么出色的力量描写出来的现实的一切矛盾,是不能用《福音书》上的文字、宗教方面的说教来调和的。

契诃夫创造性的发展了伟大导师们的传统,成为充满灵感的艺术革新家。这种革新也鲜明的表现在他所创立的艺术描写的方法上,表现在他自己的“契诃夫式”的文体的创造上。“准确

和簡練是散文的首要的優點，”普希金說。在這方面契訶夫追隨普希金，經常反復的說：“簡練是才能的姊妹”，寫得好的本領就是刪掉寫得不好的地方的本領。契訶夫的作品達到了普希金式的簡潔，在那些作品里散文和詩出色的配合在一起。列·托爾斯泰說契訶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絕不是偶然的。

高爾基說，在契訶夫，“只要用一個字就足以創造一個形象和一個句子，就足以寫成一個短篇小說，一個使人驚嘆的短篇小說，這種小說鑽進生活的深處和本質中去如同螺鑽機鑽進地心一樣。”^① 這位作家寫出事物的鮮明特徵，他僅僅描寫這些事物所產生的印象；他並不列舉一切特徵，而只是點出幾個鮮明的細節。“描寫風景的時候，”契訶夫在一八八六年寫給大哥亞·巴·契訶夫的信上說，“應當抓住瑣碎的細節，把它們組織起來，讓人看完以後，一閉上眼睛，就可以看見那個畫面。比方說，要是你這樣寫：在磨坊的堤壩上有一個破瓶子的碎片閃閃發光，像明亮的星星一樣，一只狗或者一只狼的影子像球似的滾過去等等，那你就寫出了月夜。”契訶夫的這一段描寫差不多逐字逐句的重複出現過兩回：一次在短篇小說《狼》里，一次在劇本《海鷗》里。這正是他的創作手法的鮮明表現。

契訶夫文體除了簡潔以外還有一個特色：描寫的客觀態度。“……您描寫苦命人和可憐蟲，而又希望引起讀者憐憫的時候，”契訶夫在一八九二年寫給麗·阿·阿維洛娃的信上說，“您自己要極力冷心腸才行，這會給別人的痛苦一種近似背景的東西，那種痛苦在這背景上就會更明顯的露出來。”契訶夫的描寫手法缺乏外部的明顯激動和作者的興奮，而這兩點，比方說，在迦爾洵那

① 《瑪·高爾基與安·契訶夫 通信·論文·語錄》，國立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第33頁。

兒，却正是特色。契訶夫的作品里沒有像列·托爾斯泰那樣表明作者觀點的，哲學的和道德的插筆。這位作家不像早期的高爾基那樣直接參與小說里所反映的事件。

然而契訶夫的客觀態度跟自然主義作家的客觀主義、淡漠、公平卻沒有絲毫共同點。還在契訶夫創作道路一開頭的那段時期，在一八八三年，他就在寫給哥哥的信上說到作品里必須有抗議的因素，這要由作者對所發生的事情採取一定的觀察角度才可以辦到：“你有一個短篇小說，那裡面的一對青年夫婦在吃一頓飯的工夫里老是接吻啦、哼哼唧唧啦、胡鬧啦。……一句正經話也沒有，一味的輕飄飄！……可是你這樣描寫這頓飯：他們怎樣吃，吃些甚麼，廚娘是甚麼樣兒，你的男主人公滿足於游手好閒的幸福，是怎樣的庸俗，你的女主人公也怎樣的庸俗，她愛上這麼一個圍着食巾、心滿意足、塞得飽飽的蠢鵝是多麼可笑。……”

契訶夫對專制壓迫、官僚統治、種種變形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抗議都不是直接表現出來的；似乎作者並沒有說甚麼話，只是藝術形象的發展邏輯顯示了作者的同情和反感而已。

契訶夫在他的劇作家活動中也是一個勇敢的革新家。他創造戲劇藝術的新樣式，用高爾基的話來說，在這種戲劇藝術里現實主義提高到“鼓舞的、深思熟慮的象徵”了。契訶夫的劇本促使觀眾和讀者進行哲學的概括，教導他們對生活進行深思，尋求當代各項迫切問題的答案。契訶夫在戲劇中極力表現生活的全部複雜性，同時表現它的單純和平淡，這種意圖促使他對舞台效果、閉幕前慷慨激昂的獨白、急速而出人意外的解決一切衝突的結局、正面和反面人物的粗率劃分等進行鬥爭。契訶夫肯定說，在舞台上一切事物都得“像生活里那樣複雜，同時又那樣簡單。人們吃飯，僅僅吃飯，可是在這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

們的生活毀掉了”。

契訶夫常常反復說，“生活里是沒有主題的。一切都攪混着：深刻的和淺薄的，偉大的和渺小的，悲慘的和滑稽的。”契訶夫極力使自己的創作接近生活，因此大胆的把通俗喜劇的因素引進他的巨大的戲劇作品里來。

契訶夫在奧斯特羅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戲劇遺產的革新發展方面，在跟劇院的陳規舊套、刻板公式、舞台虛偽所做的鬥爭方面，找到了同盟者——藝術劇院，它的導演和演員。契訶夫寫給這個劇院的導演和演員的信包含着豐富的材料，借此可以看出契訶夫對戲劇的態度的特點；這些信使人了解他給自己規定了甚么樣的任務，這些任務通過甚么樣的藝術方法而實現。

在現實主義的、具有深刻人民性的作品的創作中，契訶夫對語言方面的推敲賦予重大的意義。這位作家發展了普希金和萊爾蒙托夫的散文的準確性和音樂性的傳統，贊美果戈理和托爾斯泰的語言的“人民氣息”。

契訶夫在自己的鮮明而有光彩的文學語言里使用俄羅斯全民語言的財富，謹慎的使它避免歪曲，避免方言和土語。“‘мыста’和‘шашнадиать’^①大大的破壞了優美的口語。照我根據果戈理和托爾斯泰的著作來下判斷，準確並不排除語言里的人民氣息，”契訶夫說。

契訶夫保衛文學語言，使它免于龐雜。同時他又致力於使藝術家的字彙豐富。在他的札記簿的篇頁上，我們找到鮮明的比喻、恰當而有表現力量的字。根據亞·伊·庫普林的陳述，契訶夫“不知疲倦的加強自己的修養，隨時隨地充實自己的美妙多

① “我們是”和“十六個”的土語。

彩的語言：他听人談話，查閱字典，瀏覽目錄，閱讀學術著作，翻看宗教書籍，”① 常常直接从生活里收集“他那契訶夫式的字彙，在簡潔和中肯方面十分驚人的句子。”② 契訶夫認為作家學習語言不应当在沙龙和客厅里，而应当在普通的人民那里。

照这位作家的想法，散文語言必須跟詩的語言同样有光彩，有音乐性：“……萊尔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都直接証明俄罗斯的响亮詩歌和优美散文有密切的血統关系，”契訶夫写道。在語言的生动簡煉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努力，使契訶夫成为最偉大的文字大师。“作为文体家來說，契訶夫的成就是別人所难以达到的，將来的文学史家談到俄罗斯語言的成長，会說：這語言是由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訶夫創造出来的，”③ 高尔基写道。

契訶夫在語言方面的意見、他在艺术方面的忠告和想法打开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这位偉大的文字大师的創作實驗室，成为高度技巧的学校。

在这个集子里搜集了丰富的材料，表明安·巴·契訶夫对资产阶级小市民文学采取尖銳的否定态度。在一八八九年所写的一封信上，契訶夫講到这种文学給社会帶來的害处。契訶夫坚定的說，资产阶级作家“在促使法国退化，他們在俄国帮助魔鬼繁殖我們称之为知識分子的那些軟骨头和土鼈”。资产阶级艺术的小市民式的狹隘性和無思想性使得这位作家憤慨。资产阶级

① 《在同代人回忆录中的契訶夫》，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第519頁。

② 同上，第515頁。

③ 《高尔基与安·契訶夫 通信·論文·語录》，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第124頁。

作家描写身边的、狹隘的家庭冲突，记录偶然的、外部的事情，因而离开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例如伊·列昂捷夫-謝格洛夫的創作，起先契訶夫对它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不久就看出了他極力“把腰襖提到严肃問題的高度上去”，就批評他不該把生活瑣事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上去。

“……小市民作家，”契訶夫写道，“不能不做假。这种人是改良的黄色作家。黄色作家跟自己的讀者一塊兒犯罪，可是小市民作家却跟他的讀者一塊兒假充正經，而且阿諛他們的狹隘的德性。”他們是滿足小市民讀者的精神需要的作家，对这些讀者來說，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是“格格不入，难以消化的”。

契訶夫对頹廢派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如同薩尔蒂科夫-謝德林、列·托尔斯泰、烏斯宾斯基、迦尔洵、柯洛連科以及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契訶夫用自己的全部創作跟反人民、反现实主义的頹廢派艺术做斗争，这个艺术派别在十九世紀末期侵入俄罗斯，那正是资产阶级貴族的反动統治抵制日益增長的社会运动的时候。

由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場，頹廢派不承認现实世界，因而拒絕在艺术作品里反映这个世界。頹廢派这种脫离现实，陷入宗教的神秘的靜觀态度的意圖，对契訶夫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所有的作品都跟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他是唯心主义的永不妥协的敌人（不管唯心主义以甚么方式表现出来）。

在这方面他所發表的关于法国作家布尔热的著作《学生》的意見是有趣味的。契訶夫在布尔热的这个長篇小說里看出了“对唯物主义流派的狂妄进攻”，就以唯物主义的热烈捍衛者的面目出現了！“……唯物主义流派不是在报纸文章里那种狹隘意义上的所謂学派或者流派；它不是一种偶然的、暫时的东西；它

是不可缺少的，不能避免的，而且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禁止人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無異于禁止寻求真理。在物質之外，既沒有經驗，也沒有知識，因而也就沒有真理，”契訶夫在八十年代的末期写道。这位作家認為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是虛偽的思想流派，只能把艺术家領进死胡同。当頹廢派雜誌《艺术世界》主編謝·巴·嘉吉列夫約契訶夫跟这个雜誌合作的时候，契訶夫回信拒絕了这个邀約，而且尖銳的批評了頹廢派作家对宗教的热中。

契訶夫看出俄罗斯頹廢派作家与西欧的日益墮落的文学联系着，跟俄罗斯艺术的总的趋向却背道而馳，因而預告了这种文学派別的短命。叶·卡尔波夫的回忆文章里保留着契訶夫講到頹廢派的極值得注意的話：“他們在俄罗斯文学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們沒有未来，也沒有过去。……他們，这些俄罗斯的梅特林克，是些悬在半空中的人。……不过他們很快就会垮台，写不下去的。……”

按照契訶夫的看法，批評家应当出力促进作家們写出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契訶夫把“神聖的时代”，即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跟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渺小的、反动的出版界做了对比，認為从前“那时候刊物的領袖是一些具有清楚的面貌的人，例如別林斯基、赫尔岑等；他們不但付給作者稿費，而且吸引他們，教导他們，教育他們；”可是現在呢，这位作家痛心的指出，“現在居刊物首腦地位的……是一批灰色的人和穿狗皮領子的人。……”

契訶夫肯定的說，跟他同时代的批評界的代表們不知道真理在哪兒；至于生活發展的規律，他們不理解，而且沒有看見；他們也不能帮助作家解决复杂的、引起爭論的問題。一般論文和

評論所用的口吻使他生氣，他要求對作家應當採取關切愛護的態度：“爲甚么要用那種口氣，倒好像他們不是在評斷藝術家和作家，而是在審判犯人似的？”

契訶夫本人在幫助新進作家和爲他們出主意方面是從不推託的。凡是寄給他，請他過目的原稿，他都詳細的分析，對那些經他分析過的作品都做出善意的、同時又客觀的評價。“對待年青的新進作家，契訶夫永遠同情，關心，親切，”亞·伊·庫普林在回憶錄里敘述道^①。尼·德·捷列肖夫、達·爾·謝普金娜-庫別爾尼克以及其他許多經常接受契訶夫的忠告和指示的作家都肯定了這一點。

在這位作家的每一個意見里，姑不論這意見所針對的是多麼枝節的問題，却總可以辨別出明確的美學原則。據尼·德·捷列肖夫回憶，契訶夫“老是說：作家不可以坐在四堵牆當中，硬寫出作品來，作家必須看見生活和人，聽見真正的人的話語和思想，然後把它加工，而不可以憑空杜撰出來”^②。“主觀態度是一種可怕的东西”，契訶夫肯定說。

契訶夫的書信顯示了一個嚴格的藝術家的面貌，顯示了一個在自己作品上發揮創造力量不知疲倦的力求改進的作家的面貌——這個作家對自己的要求是與年俱增的。如果在一八八六年契訶夫對格利果羅維奇承認說，他記不起“我有哪一篇小說……是用一天以上的工夫寫成的”，那麼在九十年代那十年當中這位作家的每一篇新小說都是許多天緊張工作的成果，有時候甚至是好幾個月的工作成果。契訶夫在準備出版自己的著作

① 《同時代人回憶錄中的契訶夫》，國立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第517頁。

② 同上，第440頁。

集的时候，用非常严格的态度选出最好的作品，把預定付印的作品統統重新校閱过，抄写过，修改过。

这位偉大的作家对自己的同行們慷慨的揭示他自己所發現的革新方法。“您自管喜愛您的人物，可就是千万不要說出声来！”他向达·尔·謝普金娜-庫別尔尼克进了这样的忠告。“他对我揭示了写作的秘密，”亞·謝·拉扎烈甫-格魯津斯基陈述道，“要是沒有他的帮助，我就不得不摸索很長的一段时间才能發現。契訶夫的意見，例如‘为了着重表現那个女申請人的穷，不必費很多的笔墨，也不必提到她那可憐的、不幸的外貌，只要帶过一笔，說她穿着褪了色的外套就行了’，对我來說，簡直是个大發現。”契訶夫竭尽全力帮助新进作家，关心的注意他們的創作，为他們的成功高兴，为他們的挫折难过。

契訶夫在青年作家身上看見了他所珍愛的俄罗斯文学的前途。这位作家对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正在开始的社会高潮和文学生活發出了欢呼。

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契訶夫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講到“現在出現了許多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說到老一輩的作家“用不着唉声嘆气”^①。契訶夫对符·加·柯罗連科的作品估价很高：“在当代作家中，他是我所喜欢的一个。他的顏料鮮明而濃重；語言無可指摘，虽然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形象高尙。……”还在一八八八年他就这样写道。柯罗連科的小說《索科里涅茨》，契訶夫認為是“近来最傑出的一个作品”。契訶夫对瑪明-西比利亞克的才能抱着深刻的同情：“他有些真正的好作品，”契訶夫說。

最有趣味的当然是契訶夫对高尔基的創作的态度。

① 《同时代人回忆录中的契訶夫》，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第576頁。

高尔基在写给契诃夫的第一封信上对契诃夫说明“他的最诚挚的热爱”，说到他对契诃夫的“惊人的才能”^①的佩服；这封信是在一八九八年秋天写的。可是在这以前很久，高尔基就已经熟悉契诃夫的创作了。契诃夫作品的民主主义倾向吸引年轻的高尔基，契诃夫那种深刻而真实的反映现实的最基本的矛盾的能力使他心悦诚服。高尔基之所以推崇契诃夫，是因为契诃夫的作品比十九世纪末期其他作家的作品更深刻有力的响徹着一种欢乐的预感：使生活成为幸福的大变动就要到了。

契诃夫的传统是高尔基跟十九世纪进步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创作联系。契诃夫的作品里有許多东西被高尔基认为珍贵而亲切，并且为他所学习和發揮：暴露资产阶级世界以及它那殘害人們的、可怕的金錢力量，对專制地主制度的矛盾的尖銳批判，对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各种表現和思想的否定評价，对庸俗、市儈習气、黯淡的市民生活的批判。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傑出的語言大师，认为他具有“巨大的、独创的才能，这类作家在文学史上和社会情緒上是开辟一个时代的。……”^②九十年代契诃夫在文学上和社会上的地位，这位作家对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摒棄，对民粹派教条和托尔斯泰主义的拒絕，也使高尔基感到亲密。可是高尔基却有許多地方和契诃夫有区别：作品中的革命情緒，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热烈和激情，明白表現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等——所有这些特征，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叶只有“革命的海燕”才有，形成高尔基和無产阶级解

① 《瑪·高尔基和安·契诃夫通信·論文·語录》，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第23頁。

② 同上，第146頁。